

深圳：引领中国工业设计闯关突围

本报记者王攀、印朋、陈宇轩

一个普通的玻璃水杯，售价不过数元人民币；外形优美、做工良好的双层保温玻璃杯，售价可以超过50元；如果将内壁设计成可爱的猫爪形状，配合以精心选择的颜色和配套图案，玻璃水杯售价就可以达到200元，甚至被市场热炒到近千元。

“工业设计不仅可以改变一个水杯的价值、提升人的生活质量，更可以改变一个产业、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的发展路径。”在举例工业设计能够让一个水杯脱胎换骨时，深圳市工业设计行业协会会长封昌红这样说道。

如今，中国已经是全球当之无愧的制造业大国。作为体现一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在过去的十年间，中国的工业设计能力也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在提升中国制造整体水平、推动产业升级和转型上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这是一个“十年磨一剑”的过程。作为全国首个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设计之都”称号的城市，深圳带领全国工业设计实现了从追赶全球到与全球并跑，乃至引领全球的跨越式转变。

“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展望未来，作为制造业价值链中最具增值潜力的环节之一，“深圳设计”“中国设计”将在中国迈向高质量发展、构建“双循环”格局中承担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从“拒之门外”到“登堂入室”

就批量生产的工业产品而言，凭借训练、技术知识、经验及视觉感受，而赋予材料、结构、构造、形态、色彩、表面加工、装饰以新的品质和规格，叫作工业设计。”

“设计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其目的是为物品、过程、服务以及它们在整个生命周期中构成的系统建立起多方面的品质。”

“(工业)设计旨在引导创新、促发商业成功及提供更好质量的生活，是一种将策略性解决问题的过程应用于产品、系统、服务及体验的设计活动。”

以上，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到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叶，人类对于工业设计的不同定义，从最初的工业产品到如今的社会生活，人们对于工业设计的认识不断加深。

如今，起源于英国工业革命的工业设计，在经历了200多年的持续发展之后，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增长和产业进步的最重要的推动要素之一。美国工业设计联合会一项调研显示，工业设计每投入1美元，销售收入将增加1500美元。

但对于“中国制造”而言，工业设计仍然是一个新生而年轻的产业。在业界人士看来，工业设计进入中国市场约20年，经历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艰辛历程。

“最开始，我们对工业设计认识不够，水平也不高，属于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跑，走过弯路，也吃过亏。”封昌红说。

伦敦百分百设计展在全球设计行业享有盛誉。它是全球同类型展会中，唯一由专家评审团评选参展商的展会。去伦敦参展，被深圳企业看作是获得世界业内同行认可的好机会。

然而，过去几年间，深圳市工业设计行业协会带领企业9次申请参展，均不得其门而入。尽管当时深圳已经加入全球创意城市网络，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设计之都”称号，但这些还不能改变外界对“深圳设计”乃至“中国设计”的刻板印象。

“在申请过程中，有评委反问我们，中国有设计吗？还有评委说，中国没有设计，只有山寨。”封昌红回忆说；优必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业设计中心总监黄鑫水遭遇过境外企业展区“禁止进入”“禁止拍照”的难堪要求，

岁末的台湾，“元宇宙”成了最热门的产业话题：科技业人士纷纷表态看好元宇宙前景与商机；相关概念的上市上柜公司股票续扬；更多的企业与人才希望搭乘“元宇宙”快车。

随着脸书(Facebook)更名为Meta，元宇宙(Metaverse)也成为台湾各界关注焦点。专家指出，未来10年将会感受到真实与虚拟世界的结合，增强现实(AR)可能取代手机，虚拟现实(VR)可能取代电脑(PC)。硬件设备要达到像手机这般普及，重量、体积及解析度感测器等是相关产品发展的方向，也必将推动半导体创新跟进步。

台湾集邦科技分析，在元宇宙议题的驱动下，更多品牌厂商将跨入VR、AR市场发展，并带动全球相关装置出货高速增长，明年可望达1202万台规模，年增26.4%。

据记者观察，进入12月，“元宇宙”在台湾媒体上成为热词，无论是在与之相关的论坛、研讨会上，还是企业的“尾牙”上，“元宇宙”都是科技企业人士乐此不疲的话题。

宏基集团创办人施振荣表示，元宇宙通过硬件建设实现虚拟内容，在这过程中所需要的硬件设备、IC部分，台湾企业可以发挥关键作用。



12月25日，观众在2021深圳设计周主场深业上城参观。本报记者梁旭摄

这让他当时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凭借自己的设计，让外国人看到中国设计的实力。”

在发展的道路上，中国工业设计队伍开始努力撕掉被贴在身上的“山寨”标签。

深圳市工业设计行业协会邀请伦敦百分百设计展的主办方和评审团来到深圳参观，向他们介绍深圳工业设计的发展情况，带领他们参观了华为、腾讯、飞亚达等企业。

“专家们被我们的坚持和执着感动了，向我们传授了申报的方法，怎么写申报文案，怎么甄选产品，怎么介绍产品的亮点……我们一点点学习，一点点进步，直到一次在波兰召开的评审团会议上，深圳的申报才获得通过。2011年，我们如愿以偿，终于走上了世界舞台，开启了中国参展零的突破。”封昌红说。

“那一次走出去，深圳的设计师发现自己与世界的差距原来那么大。”封昌红说，从伦敦带回来的首次参展震撼，很快在深圳设计界引起轰动，对标世界一流水平成为深圳设计界的共识。

与此同时，政策之手也在进一步发力。2012年，深圳市人民政府出台全国首个工业设计专项扶持政策《关于加快工业设计业发展的若干措施》，包含提升工业设计业创新能力、推动工业设计业高端化发展、提高工业设计业国际化水平、构建工业设计公共服务体系、强化工业设计高端人才培养、扩大“深圳设计”品牌影响、优化工业设计业发展环境等方面措施。这份文件明确指出，“发展工业设计业，对加快我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在政策引领下，深圳的工业设计开始腾飞，也带动全国工业设计大发展。”封昌红说。随着“深圳馆”在伦敦百分百设计展的窗口效应不断扩大，国际设计界开始重新认识“中国设计”。2014年，伦敦百分百设计展首次设立“中国馆”。

2020年，全球知名的工业设计大师、策展人迈克尔·杨工作室应深圳市工业设计行业协会邀请，担任第八届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的策展人。如今，迈克尔·杨工作室的中英文官方网页不仅展示着多个与中国公司合作的设计作品，而且即将开设深圳工作室。

从北斗卫星，到智能终端，从“复兴号”高铁到远洋船舶，从日用工业品到尖端机床，在成功打入全球中高端市场的“中国制造”里，都镌刻着中国工业设计创新的印记。

从追赶到并跑、领跑

从2011到2021，十年间，深圳工业设计行业规模迅速扩大。

台湾热夯“元宇宙”

施振荣指出，元宇宙可以实现各种不同情境的应用，应该将“以人为本”作为发展应用科技的目标。他认为，一定要给文化创意人员更多空间，让他们展现想象力，打造出西方向往、具备东方文化特色的元宇宙。

台湾宏达电多年前就开始布局虚拟世界。宏达电董事长王雪红说，发展元宇宙势在必行。她邀请大家一起加入元宇宙，用正向思想，为社会、为下一代作贡献。

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认为，最好的技术、制造及经济生态运转是未来半导体业决胜因素，台湾应带动全球半导体业迈入更精彩的10年。集成电路的发明超过60年，在人类生活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让未来充满无限可能。

元宇宙题材也在台湾股市“发烧”，概念股股价续扬，市场对VR与AR硬件设备、晶片厂等供应链商机热捧。分析认为，人工

多可能，相信深圳将提供更多有潜力的解决方案。”德国iF设计奖主席乌维·克雷默林在2021第九届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上视频致辞。乌维·克雷默林说，深圳正在为全世界的创新设计人才提供广阔的展示平台和发展空间，也让深圳创意设计与新兴产业更加融合。

“深圳的土特产是创新设计”

水贝珠宝、大芬油画、三联水晶、大浪时尚、华强北科技……近年来，“深圳制造”被“深圳设计”赋予文化底蕴，深圳的地理标志与文化产品实现有机结合。

“很多外地朋友问我，深圳的土特产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深圳的土特产是设计创新。”深圳市玺佳创新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建民说。这家公司设计的镂空表盘手表，屡屡成为网红爆款。

华为手环6、SeqHPV分型基因检测、蓝牙血压计、智能车载消毒空气净化器、液晶手写板……今年11月24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布了2021年“深圳伴手礼”名录，来自华为终端、华大基因等深圳本土公司设计生产的文创、健康、电子电器、日化家居电子、食品等五大领域的20件产品获得授牌。

工业设计在深圳正在成为“深圳文化”的精神底色之一。位于深圳市民中心的深圳市工业展览馆，有一个“深圳工业设计精品展”面向公众免费开放。这个常设展览在集中展示深圳工业设计的最高水平及获奖作品。

去年，深圳市工业展览馆挂牌深圳市工业文化发展中心，在工业博物收藏展示、工业遗产活化利用、工业旅游业态融合、企业展馆联盟建设等方面寻求创新发展路径，以工业文化为纽带，促进和引领深圳科技产业创新发展。

“文化是设计的基础，市场是设计的归宿。”深圳创新创意设计发展办公室主任韩望喜说，“深圳设计”的特点是面向市场、产业结合度比较高，工业设计、工业生产与知识创新齐头并进。“深圳设计”与工业、服装、珠宝、家具等产业同步发展、相辅相成，具有很强的产业基础，吸引众多国内外人才和资金进入。

“过去干得太辛苦了，一定要转型。深圳工业设计师的年人均产值是20多万元，距离国际一流工业设计的人均产值还有很大差距。美国麦肯锡公司的咨询费是千万元级别，我们的咨询费是百万元级别。这就是最明显的差距。”深圳市晟邦设计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骆欢说。

“过去，国外企业找中国企业合作一般是代工模式。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外合作涉及设计环节，虽然数量还不多，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和跨越。”深圳市工业设计行业协会创会会长、三诺集团董事长刘志雄说，中国市场的崛起和消费升级，给中国设计的产品创新、设计创新、技术创新提供舞台，中国设计已经可以与国际先进设计水平“同台比武”。

难能可贵的是，深圳对本市工业设计能力的定位没有“失焦”。深圳市政府在《关于进一步促进工业设计发展的若干措施》附属的“政策解读”中指出，“应清醒看到，随着北京、上海、武汉、杭州等城市工业设计的发展崛起，我市工业设计先发优势已不甚明显，面临着日愈凸显的国内工业设计市场份额逐步下降、基础理论研究相对薄弱、国际化高端人才储备不足、对国外先进设计工具依赖程度高和社会普识认知度不高等问题。”

如今，深圳设计的引领效应更加明显，特区深圳的设计力量正在对接河北省，将积累的发展经验和成熟模式向河北20多万家企业敞开，深入发掘当地的巨大潜力。

员在体验沉浸式表演的同时，环境拟真光源、色彩、影像反射等元素可即时完成，大幅缩短制作流程与时间，也给导演和演员更直观的即时展现。世新大学校长吴永乾说，学校将从下学期起规划13门相关课程，以期推动台湾总体内容生产能力的提升。

据了解，台湾义守大学也将元宇宙融入教学和设备中。该校数媒系主任孙志彬说，义大以元宇宙数码教学课程点亮研究成果，如将创意和元宇宙融合，将上古神话《山海经》制成VR电竞游戏等。与娱乐公司产学合作，将区块链游戏设计理念融入数媒系元宇宙课程模组，预计明年将单独招收重点运动项目绩优学生，新增“运动舞蹈”和“电子竞技”项目，培育更多电竞产业相关人才。

台湾科技界人士认为，大陆无疑是元宇宙发展的蓝海，期待两岸携手，共拓元宇宙的广阔天地。在日前举办的第七届中华文化创意论坛云会议上，元宇宙成为与会两岸文化学者热议的话题。星之国际董事长许若薇说，相信两岸影视产业将在元宇宙潮流中深化融合，共创双赢。(记者何自力、徐瑞青)

新华社台北12月28日电

本报记者马思嘉

前后是积雪的光秃山岭，新建的西吉文学馆坐落在群山中，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文学爱好者相聚馆前，目光热切——位于宁夏西吉的中国首个“文学之乡”已成立十周年。这片曾以“苦瘠甲天下”闻名的土地，如今用一整面墙都放不下的文学荣誉，向世人展现了一个勤奋书写的农民作家群体，在西海固腹地谱写了一部深邃的精神史诗。

“文学不仅是西吉这块土地上生长最好的庄稼，西吉也应该是中国文学最宝贵的一个粮仓。”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如是说。

从油印《葫芦河》到“文学之乡”

大巴车行驶在平坦道路上，山脚下的葫芦河已然冰封。对于十年九旱、山大沟深的西吉来说，葫芦河孕育着生命与希望。“葫芦河是我们的母亲河，所以西吉第一本文学季刊就叫《葫芦河》。”这条河，将尤屹峰的思绪拉回1987年。

那是一个部分百姓“家无隔夜粮，冬无御寒衣”的年代，人们却格外渴望精神食粮。当时在中学教语文的尤屹峰同几名教师一起，成立了宁夏首个文学社——葫芦河文学社，并自费购买手拉油印机和纸张，创作诗歌、散文，利用课余时间在宿舍刻字油印，装订成48页的《葫芦河》，免费赠阅。

没钱给作者发稿费，尤屹峰等人就给作者奖励那时十分珍贵的稿纸，并给每位作者认真回信，无论采用与否。

《葫芦河》渐渐成为西吉文学主阵地，吸引、鼓励了一批热爱文学的人，社员从7人发展到60多人，其中包括作品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的作家郭文斌。

1991年，《葫芦河》因经费、人员面临困难，被迫停刊。2007年，在政府全额资助下，西吉县文联重新刊印《葫芦河》，投稿人数不断增加，杂志从创刊时的80页增至144页。

“从西吉走出去的作家，都带着《葫芦河》的影子。”《葫芦河》现任主编樊文举说，这本杂志尽可能地接纳、鼓励创作者，并不断提高办刊质量，是西吉作家的摇篮。

从2008年起，时任西吉县文联主席的郭宁感受到西吉人对文学深深的热爱，于是四次前往北京，最终见到铁凝，表达了将西吉建设为“文学之乡”的愿望。2011年10月10日，中国首个“文学之乡”落户西吉。走在路上的郭宁接到这个消息，背过人群哭了半晌。

十年过去了，西吉县文学创作者数量从600多人增至1300余人，其中中国作协会员18人，宁夏作协会员69人。“就文学的自觉性、神圣性、群众性、普遍性来讲，这在全国是极为罕见的。”宁夏作协主席郭文斌说。

在苦难中书写美好与希望

在西吉，有一种耐寒、抗旱、耐盐碱的草，当地人用它来扎扫帚、喂牛羊，这种草叫席箕草，据说就是“西吉”地名的由来，也是西吉人的精神象征。

郭文斌上初中时，鸡叫便要出发，冬天因天黑不慎落入河水，常常穿着结冰的鞋子听课；家中时常缺衣少食。在《农历》中，他笔下的乡土生活却充满传统节日带来的美好与温馨。“我们贫穷，但不怨天尤人，在苦难的生活中发现生活的美好，这是我们西吉文学的精神。”他说。这种精神撑起了西吉文学的脊梁。

在短篇小说《抬水》中，48岁的樊文举回忆了自己和弟弟夜半去泉边“抢水”的经历，却不写苦，反而对月光有三次动人的描写。“努力在苦难中追求幸福和美好，生命的价值才能改变。”

26岁的西吉青年作家马骏自幼患有小儿麻痹，只能瘫坐轮椅中，却通过努力考上宁夏大学。然而，同样残疾的弟弟需要父母照顾，他只能放弃入学。那段黑暗时光，他从史铁生的书中找到光亮，并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如今，他为残疾人而写作：“要超越肉体疼痛，追寻精神上更美的那一层。”

在西吉，像马骏这样靠文学改变命运的基层作家不在少数。他们又用自己的作品，为更多人注入精神力量。

文学庄稼生生不息

在西吉，文学和庄稼一样，是生活的一部分，并在代代传承中生生不息。

樊文举儿时无书可读，写过字的糊墙纸他也视若珍宝，跪在炕头看得如饥似渴。“那时候，大人见到我坐在字的本子上，是要骂的，因为要‘敬惜字纸’。”西吉县副县长鲜瑞芳至今记得，自己的中学语文老师常将自己写的诗写到黑板上，在同学中掀起文学“创作热”。获得西吉县“文学新苗奖”的高一学生杨盼盼说，父母虽是农民，却时常和亲朋好友谈论文学，这是她的文学启蒙。

“在乡村振兴时期，西吉文学迎来了新发展机遇。”鲜瑞芳说。

如今，文学的种子已遍撒西吉乡村、校园——西吉县近300个行政村，村村都有文化书屋，一些农民白日耕作、晚上读写；全县校园文学社20多家，创办校刊20多部，并出现大量纯文学网络平台和账号。继火仲舫、郭文斌、马金莲、了一容等人后，新一代草根作家、校园作家雨后春笋般涌现。

樊文举说，西吉县的快速发展让当地文学作品发生了显著变化：“现在的孩子写不出苦难，因为没经历过，但他们的眼界更为开阔，有些孩子开始从事科幻和网络文学创作。”

郭文斌认为，在实现物质上的共同富裕后，西吉人民正努力迈向精神上的共同富裕。

瘠地怒放文学之花